

绣像版

# 小五义

下

【清】石玉昆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精品集“

# 小五义

下册

(清)石玉昆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目 录

第六十七回	结金兰五人同心合意 在破庙艾虎搭救宾朋	(383)
第六十八回	三贼丧命恶贯满 三人连夜奔家乡	(389)
第六十九回	因朋友舍命盗朋友 为金兰奋勇救金兰	(395)
第七十回	艾虎求救神实有灵应 徐良显手段弄假成真	(401)
第七十一回	丢马龙艾虎寻踪迹 失张豹义士又为难	(407)
第七十二回	大家分手官兵到 弟兄走路遇凶僧	(413)
第七十三回	朱仙镇邓九如审鬼 在公堂二秃子受刑	(419)
第七十四回	白昼用刑拷打朱二 夜晚升堂闯入飞贼	(425)
第七十五回	丢人犯太爷心急躁 比衙役解开就里情	(431)
第七十六回	知县临险地遇救 江樊到绝处逢生	(437)
第七十七回	粉面儒僧逃命 自然和尚被捉	(446)
第七十八回	小爷思念杯中物 老者指告卖酒人	(452)
第七十九回	为饮酒众人受害 论宝刀毛二被杀	(458)

第八十回	杀故友良心丧尽 遇英雄吓落真魂	(464)
第八十一回	徐良用暗器惊走群寇 寨主受重伤不肯回头	(473)
第八十二回	追周瑞苇塘用计 杀小寇放火烧房	(479)
第八十三回	二强寇定计伤好汉 四豪杰设法战群贼	(485)
第八十四回	崔龙崔豹双双逃命 义兄义弟个个施威	(492)
第八十五回	贪功入庙身遭险 巧言难哄有心人	(499)
第八十六回	鱼鳞镇家人说凶信 三义居醉鬼报佳音	(507)
第八十七回	白公子酒楼逢难女 小尼僧庙外会英才	(514)
第八十八回	芸生为救人受困 高保定奸计捐生	(520)
第八十九回	文俊归家救胞妹 徐艾庵内见盟兄	(526)
第九十回	三侠客同走劝架 三亲家相打成词	(538)
第九十一回	在庙中初会凶和尚 清净林巧遇恶姚三	(545)
第九十二回	丁二爷独受蒙汗药 邓飞熊逃命奔他方	(553)
第九十三回	夹峰山施俊被掠 小酒馆锦笺求情	(560)
第九十四回	夹峰山锦笺求侠客 三清观魏真恼山王	(566)
第九十五回	出庙外四人比武献艺 到山上北侠大显奇才	(573)

第九十六回	熊威受恩不忘旧 施俊绝处又逢生	(579)
第九十七回	钻天鼠恰逢开山豹 黑妖狐巧遇花面狼	(585)
第九十八回	二贼见面嘴甜心苦 大家受骗信假为真	(591)
第九十九回	豹花岭胡烈救主 分赃厅二寇被擒	(599)
第一百回	智化放火烧大寨 喽兵得命上君山	(606)
第一百零一回	龙姚追朋玉贪功受险 智化遇魏真奋勇伤刀	(612)
第一百零二回	北侠请老道破网 韩良泄大人机关	(619)
第一百零三回	力举双兽世间少有 为抢一驴遭打人多	(625)
第一百零四回	翻江鼠奋勇拿喜鸾 白面判努力追喜凤	(633)
第一百零五回	鲁员外被伤呕血 范天保弃家逃生	(639)
第一百零六回	娃娃谷柳青寻师母 婆婆店蒋平遇胡七	(644)
第一百零七回	蒋泽长误入黑水湖 白面判被捉蟠蛇岭	(650)
第一百零八回	蟠蛇岭要煮柳员外 柴货厂捉拿李有能	(656)
第一百零九回	地方寻找庄致合 店中初会胡从善	(663)
第一百十回	定计装扮米面客 故意假作大山王	(668)
第一百十一回	柳青倒取蟠蛇岭 蒋平大战黑水湖	(675)

---

第一百十二回	闹湖蛟报兄仇废命 小诸葛为己事伸冤	(680)
第一百十三回	众喽兵拨云见日 分水兽弃暗投明	(687)
第一百十四回	蒋泽长水灌沈中元 众乡绅奉请颜按院	(694)
第一百十五回	双锤将欺压良善 温员外惧怕凶徒	(701)
第一百十六回	朱文朱德逢恶霸 有侠有义救姑娘	(708)
第一百十七回	甘兰娘改扮温小姐 众英雄假作送亲人	(717)
第一百十八回	合欢楼叔嫂被杀 郭家营宗德废命	(725)
第一百十九回	卧牛山小英雄聚会 上院衙沙员外献图	(733)
第一百二十回	看图样群雄明地势 晓机关众位抖威风	(742)
第一百二十一回	卧牛山下巧逢故友 药王庙前忽遇狂徒	(747)
第一百二十二回	小义士起身离固始 旧宾朋聚首上襄阳	(751)
第一百二十三回	小义士偷听破铜网 黑妖狐暗算盗盟单	(757)
第一百二十四回	众豪杰坠落铜网阵 黑妖狐涉险冲霄楼	(762)

## 第六十七回

### 结金兰五人同心合意 在破庙艾虎搭救宾朋

诗曰：

英雄结拜聚黄花，话尽生平日已斜。  
五义小名垂宇宙，三纲大礼贯云霞。  
凭歌不属荆卿子，谈吐何须剧孟家。  
自此匡王扶社稷，宋皇依旧整中华。

且说张英在旁边又是气，又是恨，瞅他们大家见礼，方知道这才是真正的艾虎那。直等到白芸生见礼已毕，回到他那边换衣服去了。原来芸生大爷来的时节，就听见人说，他二叔在襄阳地面故去了，故此就打家中把素服带来。如今这可知道叔叔已然故去，家人把包袱解将下来，到全珍馆把包袱解开，拿出一顶青布武生巾，迎面嵌白骨。摘了那顶头巾，戴上这顶；脱了白缎子箭袖，换上青布箭袖；套上灰布衬衫，紧了青线线带；换了青布靴子。那口刀是绿鲨鱼皮鞘，孝家不应佩带，有个青布套儿把他套上。复反过来与大众说话。再看芸生公子，

更觉着好看了。品貌与五爷相似。

说书的一张嘴，难说两句话。那边芸生换衣服；这边是张英告诉艾虎，就把绮春园分手到家，坏种讹房子，坐死坏种，马大哥同我哥哥收监，众绅士敛钱买他二人不死，赃官有意点头，太太的口紧，马大哥教我找你上武昌府，一五一十细说了一遍。艾虎一听，肺都气炸，把脚一跺，咬着牙说：“好赃官！我不杀你，誓不为人！”胡小记、乔宾也觉挂心，过来打听说：“这就是三兄弟的胞弟吗？”张英说：“不是，张豹是我叔伯哥哥。”艾虎带着张英与大众见了见。艾虎说：“我可不能陪着上武昌府了，我先救我两个哥哥要紧。”大官人说：“不可，艾虎去不得，现在监牢里收着，你怎么去救？”艾虎说：“全凭我这一身能耐，进了监中，开了狱门，有一得一，凡是打官司的全放将出来，给他个净牢大赦。然后我奔知府衙，把赃官满门家眷，杀他个干干净净，方消我心头之恨。”徐良说：“算了，兄弟你别往下说了，那不是反了吗？”大官人说：“事缓而别图。你这孩子老是一冲的性儿，我给你出个主意，准保万全。咱们大家去罢，见了大人苦苦央求，就说这岳州府的知府，是怎么样宠信官亲，苦害黎民，你两个盟兄怎么样的不白之冤。若是论私，大人去封书，或是来二指宽的帖，管保无事；论官，行套文书，连知府都坏。”徐良在旁说：“兄弟，大叔这个主意很是。再说监牢也不易进去。古人云：‘事要三思，免了后悔。’一冲的性儿，到了那里救不出来，岂不是徒劳往返？”卢珍在旁称善，说：“贤弟，这是个好主意，你就依计而行罢。”艾虎心中虽不愿意，有大官人的话，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只可委曲着答应，自己内里单有打算。就是张英心中不愿意。卢珍旁边说：“哥哥，你自管放心吃你的东西，这就不用着急了，监中二位哥哥准保无事。”张英也



就无可奈何，只得勉强坐下。

卢珍教过卖把后边那一桌搬在前面，换了一个圆桌面，大家团团围住，添换了许多酒菜。就是芸生闷闷不乐。他们那桌酒席，那些从人吃用。从人也都换了缟素衣服。这边大官人打听襄阳的事情，又问了问丢大人的情节，又提胡小记、乔宾，“你们也不必回湘阴县了，咱们一同回见大人去；再说破铜网也得用人。今天暂且住在此处，明日起身。”芸生不能一路走，他们有马；徐良单走，他们有小车，走得慢；教张英回去先送信，好教监中人放心。安排妥协。芸生教从人出去，在黄花镇打店，丁大爷一瞅，他们这小弟兄们，芸生、徐良、天锦、卢珍、艾虎虽则是高矮不等，都是将门之后，俱各虎视昂昂。丁大爷说：“我的主意，你们五个人正当结义为友。上辈是陷空岛的五义，你们若拜了盟兄弟，可称为是‘小五义’。”这几个人无不乐从。

大家饱餐一顿，就有芸生、大爷的从人前回来话，说店已打妥，由此往西路北，字号是“悦来店”。随即这里就把残席撤去，四张归一连。外头推小车的饭钱，也算在一处。给了饭钱酒钱，大家出来，一直扑奔悦来店。马匹拉在马棚，小车推在上房的门口。众人进了上房，伙计打脸水烹茶。复又告诉伙计，预备香案。张英告辞，先辞别了大官人，复又辞别众人。众人要往外相送，都被艾虎拦住，一人送出。张英出了店外，就在店门东墙垛子旁讲话。张英教道：“艾虎哥哥，你可务必要催着他们点才好那！倘若大人文书去晚，我们那里臭文一到，两个哥哥性命休矣。”艾虎道：“二哥你好糊涂，他们事不关心，谁能等得去见大人？再说大人还不知下落那。你在前边等我，咱们定一个地方相见。可不准甚么时候，等他们睡熟，瞒了大众，我追赶上你，你说明在那里等我。”张英一听，欢喜非常道：“出此东镇口一

箭地，正北有个双阳岔路，可走西北的那条路，别奔东北。过一个村，又是正南正北的大路，路东有个破庙，庙墙全都坍塌。此庙好认，对着庙门有一棵大杨树。我在那破庙中等你。”说毕分手，张英欢欢喜喜去了。

艾虎回店，香案已给摆齐，大家一序年庚，芸生大爷，霹雳鬼二爷，徐良三爷，卢珍行四，艾虎是大老兄弟。大爷头一个烧香，香点着，插于香斗之内，跪倒身躯，磕头已毕，说：“过往神灵在上，弟子白芸生与韩天锦、徐良、卢珍、艾虎结义为友，愿为生死之交，倘有三心二意，天厌之！天厌之！”二爷韩天锦也是照样将香点着，插在香斗之内，跪下磕了几响头，说：“过往神佛，记着我教霹雳鬼。”大官人说：“没有那么说的，说你的名字。”韩天锦又说：“不算，这说的不算。过往神佛记着，我教韩天锦，小名儿教猛儿，外号人称霹雳鬼。如今与他、他、他、他”，随说着拿手指着大爷、三爷、四爷、五爷说，“我们拜把子，我要有狠心狗肺，我是狗狼养的！”大官人在旁说：“这都是甚么话？他可真是个浑人！”三爷、四爷、五爷三个人论次序，烧香磕头，说的言语都与大爷一样。论排行，又磕了一回，众人给道喜。是大是小又行了礼，重新打店中要了酒饭，大家畅饮了一番。吃到二鼓，艾虎头一个告辞。大官人一想：“这孩子是个酒头鬼，怎么他会告了辞了呢？”那里知道他有他的心事，大家喝毕，撤下残席，内中也有过了量的，也有不喝的。

艾虎早就躺在东房内装醉。山西雁把艾虎拉起来往外就走。艾虎说：“三哥你看我，今天这酒已过量，我躺一会就好了。”徐良仍是拉着就走。至院落之中，找了个僻静所在，徐良说：“五弟，你有甚么心事，对我说来。”艾虎说：“我没有甚么心事。”徐良说：“老兄弟，咱们如今可就比不得先前了。咱们一

个头磕在地下了，有官同作，祸福共之，你要有甚么心事不对我说明，就亏负了方才一拜之情。不是你看着那位张二哥一走，你心中不快？”艾虎说：“不是。”徐良说：“别者之人不告诉还可以，你可得告诉三哥，我好助你一臂之力。”艾虎终是怕他把话套出去，告诉大官人，故此咬定牙关不说。徐良说：“我问到是理，你说，我可就没法了。”随即来到屋中，当着众人，徐良也不提这事情，张罗大家安歇睡觉。

艾虎仍然还是醒着，听大家的动作，直到天有四鼓，看看大家都已睡熟，搭讪着出去走动，下地先把灯烛吹灭，少刻自己拿了自己的兵刃、包袱，系在腰间，把刀别上。出得门外一看，四顾无人，蹿上墙头，飘身下来，这可就出来店外了。一直的扑奔正东，出了黄花镇的东镇口，施展夜行术的工夫，鹿伏鹤行，一直的扑奔正东大路。走来走去，果然有个双阳岔路：一条是奔东北，一条是奔西北。直奔西北而来，前面有个村子，不肯进村，恐惊村中犬吠，绕村而走，仍然又归了正北的大路。走不上一里路，就见大道，远远就望见了这棵大杨树。临近之时，在大道的东边有一破庙，周围的墙都塌陷了，山门没有了，砌出的旋门瓮洞儿仍然还在。自己打算从这个瓮洞而入，又想打墙这进去，心中一犹豫。又听里边有人说话，一伏身躯，见两个贼人拿著张英的包裹、利刃。艾虎一见，肺都气炸，亮刀向前。要知张英的死活，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八回

### 三贼丧命恶贯满 二人连夜奔家乡

诗曰：

为人百艺好随身，赌博场内莫去亲。  
能使英雄为下贱，敢教富贵作饥贱。  
衣衫褴褛宾朋笑，田地消磨骨肉分。  
不信且看乡党内，眼前败过几多人！

且说艾虎到了破庙，打算会同张英，连夜赶岳州府救人。不料走在此处，见两个小贼由庙中出来。这两个人一调坎儿，艾虎懂的，听他们：“咱们越吊码，头一天到瓢把子这来。”说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头一天到他们贼头家混事。“遇孤雁儿脱条”，说的就是遇见一个人在庙里睡觉；“得了他的青字福字”，说的就是得了他的刀合包袱；“留了他的张年儿，不知道瓢把子攒儿里如何，总是听瓢把子一刚再簧不迟”，说的就是留了他的性命没伤，见他们这贼头儿，听他们贼儿一句话，再杀不晚。两个人说着扑奔正西。艾虎晓的，知道张英没死，进里头看看去，又怕



这两个小贼去远。“谅这两个小贼生出多大事来，他们必有贼头。二哥现因此处，一旦之间不能就死，跟下两个小贼，找他们‘瓢把子’。”在后边蹑足潜踪。两个小贼连一点形色不知。

你道张英因为何故，几乎没教他们杀了？是与艾虎定妥破庙相见，张英先来到破庙，看了看神像不整，供桌上就有一个泥香炉，往里一推，自己蹿上供桌，把包袱、刀摘下来，枕在头颅之下。看着上边的神像，暗暗的赞叹：“人也有不在时运中的，神佛也有不在时运中的。”看此神像不整，心内惨凄，自己叹息着，就渺渺茫茫沉沉睡去。猛然间一睁眼，看见已然被人拿住，二臂牢拴。苦苦央求，那两个人执意不听，就把他的衣襟水裙撕去，扯了两半，塞在口中；把佛柜撬起一头儿，将他压在底下。两个人商量着才走，被艾虎听着。

原来这西边有个耿家屯，村口外头住着一个坐地分赃的小贼头儿，此人姓马，教马二混，外号教草地蛇。可巧打头天来了两个小贼，这两个小贼投奔在这里给他作买卖，也就是打杠子、套白狼这等买卖。高来高去，一概不会。一个姓曹，教曹五。一个姓姚，教姚智。两个人头天到，这天到二鼓才出去作买卖去了。可巧绕了个够，走了五六里地，全没遇见一个孤行客，这才寻找二郎庙内，遇见张英，这教打睡虎子。也皆因张英困的实系难受了，教人捆上，还没睁眼睛那。然后口中塞物，压在佛柜底下，教人拿著包袱、刀走了。

直奔耿家屯的村口，见路北黑油漆门，上去敲门。里头有人答应，出来开门。把门开开，二人一同进去后又关闭。艾虎在于后边，容他们进去，这才蹿上墙头，见他们一直上里头院去了，才飘身下来，直奔二门，见他们一去已进上房屋中去了。自己站在窗帘之前，用吐津蘸在指尖之上，戳了个月牙孔曲，一目闭，

一目往里窥探。见他们这个贼头儿长的也不威风，不到四十岁，黄脸面，细条身子，小名教该死的，又教倒运。把包袱打开，刀献上去，问了来历。姚智说：“我们今天刚到，也不知你这甚么规矩。人可拿住了，没有结果性命，听你个吩咐。”马二混说：“我这向例，要死的，不留活口。既是在破庙里，好极了，东南上有一个大土井，极深，上面有个石板盖儿，是三半儿拼成。把他杀了，揭开一块儿，扔在里头，极严密的个地方。天气尚早，你们哥们再辛苦一趟，结果了他的性命，也许再有买卖。今天这就是很吉祥的事情。”说毕，两个人又走。艾虎早就蹿出墙外，暗地里等着。曹五拿著张英的刀，同着姚智出去，两个人以为是一趟美差。二人低言悄语，说着笑着，直奔破庙。

刚进庙门，就觉着脚底一绊，“哎哟噗嗵嗒啷”。一个是被教髁膝盖点住他的后腰；一个是腿肚子上教艾虎钉了一刀背。先把这个搭胳膊拧腿，四马倒攒蹄捆起，口中一个劲求饶。艾虎那里肯听，撕他的衣襟，把他的口塞住。那一个“哎哟哎哟”的满地乱滚，就是站不起来。艾虎也把他捆上，撕衣襟，口中塞物，把两个人提在南边塌了的墙根底下。两个人俱都头冲着北，胸腔贴地，口中塞物，言语不出。艾虎拿著张英刀进庙里头去，把张英在佛柜底下拉出来，口中塞物拉出，解了绳子。张英作呕了半天，细一看是艾虎，双膝点地说：“艾虎哥哥救命之恩，我是两世为人了。只顾等你。”艾虎说：“你不用说了，我尽已知晓。捆你的那两人，我已将他们捆上。你要出出气，拿刀把他剁了。”张英说：“在那里？”艾虎说：“在台阶底下南边塌墙那里。”张英提着一口刀出去。“哎哟！艾虎哥哥，你冤苦了我了。你杀完了，你又教我杀。”艾虎说：“我没杀，我把他们捆上放在那里了。”张英说：“你来瞅来。”艾虎出去一看，一怔说：“这是甚

么人杀的？”又一看说：“他们的脑袋那里去了？”张英说：“你怎么倒来问我呢？”艾虎瞅见东南有个黑影儿一幌，说：“不好，有人！随我追来。”张英跟着艾虎，直奔东南追。那条黑影好快，从后面又绕到前面，整整追了两个弯儿，始终未追上。

艾虎心中纳闷：“这是个人，怎么会追不上呢？”再看那两个尸首踪迹不见。艾虎吓了一跳，拉着便走，出了庙外，奔了大道，直奔马二混家中来了。艾虎总思想着这个事，实在古怪。就到了贼头的门首，艾虎蹿上墙去，飘身下来，开了街门，教张英进来，在二门那里等候。艾虎直奔里头院，仍然到窗棂之外，戳小孔往里观看，也不知那贼头往那里去了，屋里连一个人影儿皆无，就见包袱仍然在那里放着。艾虎进来把包袱拿上，转头出来，将到屋门，就见打房上掉下一宗物件，把艾虎吓了一跳。艾爷往后一抽身，细细一看，原来是打房上摔下一个人来。艾虎细一瞅，原来是那个贼头儿。艾虎一拧身，蹿在院落之中，先往房上一看，再一低头细看，马二混周身并无别伤，惟有脖颈之下津津的冒血。艾虎说：“奇怪！”走到二门，把包袱交给张英，说：“急速快走罢，此处有高人。”

随即出了街门，二人直奔正北。张英问：“院子里面方才‘噗嗵’一声响，是甚么缘故？”艾虎说：“此处必有高明人，你是不懂。方才就是庙里这个事，就奇怪的很，并且上贼的家里去，那个死贼打房上掉下来，又不知是怎么个缘故？绝不是鬼，必有高明人看见咱们，咱们没有看见人家。我是没有工夫，我要有工夫，必在此处访访这个人。可惜有一点不到，这个死尸扔在院子里，本地面官担架的住么？”张英说：“依你怎样？”艾虎说：“依我，离村口又远，又是孤零零的一处房子，放把火给他一烧，就算没了事了。”张英说：“你说的后头了，你看那火起